

# 针对北美日韩学生的汉语教学方法初探

王璟

戴尔豪斯大学, 加拿大

## 摘要

在北美的汉语课堂里, 来自原汉字文化圈的日韩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比其他非华裔学生, 由于日韩语的书写体系曾受过中文的极大影响, 因此日韩学生在学习汉语时有独特的母语优势。同时, 又因日韩语和汉语间的差异以及受他们的第二语言(英语)的影响, 日韩学生在学习汉语时也会面临一些特殊的挑战。笔者认为在指导北美汉语班中的日韩学生时, 无论是从利用优势还是应对挑战的角度出发, 如能根据汉语和日韩语的异同相应地调整教学策略, 即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通过在语音、词汇、句法等多个层面对汉语和日、韩语进行对比, 研究日韩学生在学习汉语时的语言迁移现象, 分析其产生原因, 从而来探索针对北美日韩学生的更行之有效的中文教学方法。

## 关键词

语言迁移, 日语, 韩语, 母语, 教学方法

## 1 引言

在学习汉语的各国学生中, 日韩学生一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这主要源于中日韩三国一衣带水, 都曾是汉字文化圈中的重要国家<sup>1</sup>。虽然汉语和日韩语分属不同语系, 但由于日韩两国在没有本土文字时都借用了汉字来记录本国语言, 因此书写体系受过中文的极大影响。汉语和汉文化的传入不但为日语和韩语输入了大量的汉字词汇, 而且也影响了这两种语言的原生性发展, 使它们具有了一些汉语发音、构词和语法的特征。同时, 近代以来, 很多西语词汇和概念首先经由日本学者翻译成汉字词汇, 后被中韩两国借用, 并逐渐成为汉语的新兴词汇, 这种反向输入对现代汉语的形成也起了一定作用。因为这些历史原因, 中日韩三国的语言系统在字词、文化等方面具有相似性, 所以针对以日语和韩语为母语的学生(以下简称日韩学生)的汉语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如能运用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 对学习者母语与汉语的关系做系统性研究, 相信就能摸索出一套更适用于日韩学生的汉语教学方法。

## 2 语言迁移理论及应用

在应用语言学界, 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的作用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 其焦点在于“语言迁移”

这一概念。“语言迁移”的概念最先是由 Lado 在他的著作《跨文化语言学》(1957)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在第二语言习得的环境中,学习者会依赖已掌握的母语,并把母语中的语言形式、意义等迁移到第二语言中去。当母语迁移对目的语的习得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时即产生了正迁移。反之,如因母语的语法规则干扰而对目的语的学习产生阻碍,则称之为负迁移。因为学习者母语和第二语言习得的这种关系,Lado 认为“把第二语言和学习者母语进行比较的教师就能较好地了解什么是学习中的真正问题,并能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教导学生”(侯民吉,2011:159)。Lado 的这一“母语迁移”假设后来成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影响了全世界的外语教学。尽管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语言迁移理论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但学者们对迁移现象的存在并未予以否认。因为母语作为已掌握知识,对学习新语言来说是一种认知上的准备,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参与到新的语言学习中去。早期的迁移理论更多的是强调学习者的母语对目的语习得的消极影响,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由 Selinker 提出的中介语理论则开始致力于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关注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

就日韩学生来说,因其母语与汉语的相似性,在他们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语言迁移现象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因此,在针对日韩学生的汉语教学中,我们需要重视客观存在的语言迁移现象,通过汉语和日韩语的对比研究,分析出学生学习的难点和特点,从而达到因材施教的效果。而对于针对北美大学中的日韩学生的汉语教学而言,语言迁移理论的运用不但有其客观性,更有其必要性。首先,大学生学习汉语是在已经完全掌握母语的状态下进行的,所以发生语言迁移现象在所难免。同时又因很多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例如 Lenneberg 的关键期假说和 Chomsky 的普遍语法理论)都强调儿童语言学习能力在二语习得中的优势和作用,导致二语教学往往趋于依循儿童的语言学习模式,而不够重视母语迁移对二语习得的助力。其次,对于北美大学汉语班中的日韩学生而言,情况又更为特殊,因为这些日韩学生基本都具有双语背景。虽然目前大多数对于语言正负迁移的研究只局限于第一语言(母语)与第二语言(目的语)之间的关联,但对于北美大学的日韩学生这个群体,我们必须考虑的是,在学习汉语过程中,他们的母语(日语/韩语)和第二外语(英语)都会对他们第三外语(汉语)的习得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必须更为全面地研究他们的母语和第二语言(英语)与目的语(汉语)之间可能产生的正负迁移的复杂情况。下文将会通过讨论日韩学生学习汉语时,其母语及第二语言(英语)在语音、词汇、句法等方面的正负迁移情况,来探索如何针对这个学生群体进行更为有效的教学。

### 3 日韩学生汉语学习中的语言迁移现象

#### 3.1 语音迁移

语音迁移是语言迁移现象中最为直观明显的。学习者(尤其是成人学习者)的发音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母语甚至第二外语的影响。因为日韩语在发展过程中收到了汉语的影响,所以三者之间有许多相似的发音<sup>2</sup>。而且,因为日韩语受汉语影响是系统性的,所以这种语音上的类似不是随机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汉语中发音相同(似)的字词在日韩语汉字中也是如此,而这些字词在三种语言中的发音常常又有共通性。如表一所示,“东”、“动”和“同”这三个字在中文里的发音是相互关联的,而日语和韩语里的这三个汉字的发音不但同样相互关联,而且它们和其汉语发音的承继关系也清晰可循。

表 1. 中日韩语同（近）音字示例表

中	东 (dōng)	动 (dòng)	同 (tóng)
日	東 (とう, tō)	動 (どう, dō)	同 (どう, dō)
韩	동 (dong)	동 (dong)	동 (dong)

汉语和日韩语发音的共通点为日韩学生学习、记忆汉语发音提供了便利条件。如果能充分地利用其母语的正迁移作用，以其母语中相对应的发音为导向进行教学，那么就可以提高日韩学生学习汉语发音的效率。比如说在教授拼音的初级阶段，虽然中、日、韩语的声、韵母以及整体音节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系统，但仍可以找到类似之处。如表二所示，有一些发音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这些就可以直接运用于教学<sup>3</sup>。

表 2. 中日韩语相同（似）音位对应表

中	日	韩	中	日	韩
a	あ	ㅏ	b(a)	ば	ㅃ(ㅏ)
o	お	ㅗ	p(a)	ぱ	ㅍ(ㅏ)
e			m(a)	ま	ㅁ(ㅏ)
i	い	ㅣ	f		
u	う	ㅜ	d(a)	だ	ㄷ(ㅏ)
ü			t(a)	た	ㅌ(ㅏ)
(i)n	(い)ん	(ㅣ)ㄴ	n(a)	な	ㄴ(ㅏ)
(i)ng		(ㅣ)ㅇ	l(a)	ら	ㄹ(ㅏ)
			g(a)	が	ㄱ(ㅏ)
			k(a)	か	ㅋ(ㅏ)
			h(a)	は	ㅎ(ㅏ)
			j(i)	じ	ㅈ(ㅣ)
			q(i)	ち	ㅊ(ㅣ)
			x(i)	し	ㅅ(ㅣ)
			zh		
			ch		
			sh		
			r		
			z		
			c		
			s(a)	さ	ㅅ(ㅏ)
			y(a)	や	ㅆ
			w(a)	わ	ㅌ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日韩学生所掌握的英文发音填补了一些其母语中不存在的汉语音素，从而形成了第二语言（英语）对目的语（汉语）的正迁移。比如，日韩文发音系统中没有唇齿音，但因为英文里有，所以声母 f 对日韩学生来说难度并不大。对于他们来说困难的发音，是在他们的母语和第二语言系统中都不存在的 zh, ch, sh, r 等几个声母。针对这个学习难点来说，和英文母语者学习汉语并无太大差别，需要通过不断地练习、重复和纠正来掌握。

同时,因为日韩语中存在大量的汉字词汇(详见本文 2.2),其中很多沿袭了古代汉语的读音,在教授日韩学生这些字词时,我们就可以通过发音的类似,来指导学生更有效地记忆词汇和语音。比方说,如表三和表四所示,日韩语中的数字词以及方位词都有一套汉字发音<sup>4</sup>。虽然因为长久以来汉语语音的变迁,留存在日韩语中的这套汉字发音跟现代汉语已有所不同,但他们的承继关系还是比较明显的(表 3、表 4 中用斜体表示)。那么,如果在教授基本的数字词和方位词时,能指导日韩学生通过活用他们的母语来加以学习,这样积极的正迁移就能帮助他们在较短时间内快速掌握部分词汇的发音<sup>5</sup>。

表 3. 中日韩语数字发音对应表

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i>yī</i>	<i>èr</i>	<i>sān</i>	<i>sì</i>	<i>wǔ</i>	<i>liù</i>	<i>qī</i>	<i>bā</i>	<i>jiǔ</i>	<i>shí</i>
日	いち	に	さん	し	ご	ろく	しち	はち	きゅう	じゅう
	<i>ichi</i>	<i>ni</i>	<i>san</i>	<i>shi</i>	<i>go</i>	<i>roku</i>	<i>shichi</i>	<i>hachi</i>	<i>kyū</i>	<i>jyū</i>
韩	일	이	삼	사	오	육	칠	팔	구	십
	<i>il</i>	<i>i</i>	<i>sam</i>	<i>sa</i>	<i>o</i>	<i>yug</i>	<i>chil</i>	<i>pal</i>	<i>gu</i>	<i>sib</i>

表 4. 中日韩语方位词发音对应表

中	东	南	西	北
	<i>dōng</i>	<i>nán</i>	<i>xī</i>	<i>běi</i>
日	とう	なん	せい	ほく
	<i>tō</i>	<i>nan</i>	<i>sei</i>	<i>hoku</i>
韩	동	남	서	북
	<i>dong</i>	<i>nam</i>	<i>seo</i>	<i>buk</i>

当然,这种发音的类似,特别是当母语语音与汉语语音差异较小时,容易导致日韩学生会不自觉地用母语中的发音代替汉语发音,从而导致语音偏误,时间久了就会形成难以纠正的错误习惯。所以在学习初期,在结合学生母语教授汉语语音的同时,也应让学生关注到发音的差别,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发音。比如在教授“西”字的发音时,需要提醒日韩学生注意他们母语中这个字的元音“s”(即汉语声母“s”)和汉语中声母“x”的区别。

### 3.2 词汇迁移

因为历史和文化原因,汉语与日韩语虽属不同语系,但三种语言中存在大量的相似词汇,因此在学习彼此的语言时,词汇方面的迁移十分常见。一些语言专家曾指出,“倘若外语习得者的母语和第二,第三语言在词汇层次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习得者在学习第二,第三语言的过程将会变得十分轻松”(丛慧君等, 2021: 38)。而在汉语学习中,词汇的掌握尤为关键。很多针对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偏误研究成果都显示,学习者所犯的词汇错误要比语法错误更多。特别是中高级阶段的学习者,在用汉语传递信息时,往往是词汇选择的偏差影响了他们表达的准确性,直接阻碍了其汉语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俞红, 2011: 148)。而中日韩语间的共通词汇无疑能帮助学习汉语的日韩学生快速扩大词汇量。从这一点上看,日韩学生因为在汉语词汇习得方面的优势,可以说学习汉语的起点比起其他外国学生来要高得多。

日语和韩语的各词类中都包含了大量的汉字词,在各自总词汇中的占比可达50%~60%(奇化龙,2000;施建军,2016)。而这当中大部分的汉字词都是由汉语词演变而来,带有与汉语相似的语音语义6。在与汉语近形近义的词中,又以表达名称、方位等的常用名词为最多7,可占日韩语中总体汉字词的70%左右(李庸周,1974;许雪华,2014)。比如表五中所列的这些以及前文中所述的数字词和方位词,除了汉字字形基本一致,发音也很类似。这些日韩语和汉语中词汇的类似都较易形成正迁移,有助于日韩学生理解、记忆汉语词汇,提高学习效率。

表5. 中日韩语近形近义词示例表

中	教室 jiào shì	门 mén	图书馆 tú shū guǎn
日	教室(きょうしつ) kyō shitsu	門(もん) mon	図書館(としょかん) to sho kan
韩	교실 gyo sil	문 mun	도서관 do seo gwan

具体而言,日韩语中的汉字词又可以大致分为近形同义词、近形异义词和异形同义词这三类。

### 3.2.1 近形同义词

第一类,近形同义词,顾名思义是指日韩语中和现代汉语词形和词义都基本相同的汉字词,比如表五中所列的中日韩三语中的“教室”、“门”、“图书馆”这几个词都属于比较典型的近形同义词。当然,在这一类词里有些近形词间可能存在同素逆序的情况,比如汉语里的“语言”,在日韩语里是“言語”。还有些词可能存在增减语素的情况,比如汉语里的“飞机”,在日韩语里是“飛行機”。但总体来说,近形同义词相互间的关联都比较直观,教师只需展示出来,稍加说明,学生就能迅速领会。这些简单的近形同义词可以被用来引导,帮助日韩学生学习汉字。当学习者领悟了字与字的对应关系后,教师可以进一步拆解词汇,扩充解释单个汉字的字义和用法。汉字虽是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一大难点,但对于大部分日韩学生来说却并不困难。现代日语里保留了相当一部分汉字,所以日本学生对汉字并不陌生。要注意的是,日文中有一些汉字同现代的中文汉字存在细微差别,比如日语里的“歩”比中文的“步”字多了一点,而日语里的“徳”又比中文的“德”字少了一横。所以,如果教学初期没有强调中日汉字间的差别这个问题,常会导致日本学生到了中高级班,直接套用日语汉字的情况越来越多。针对这个现象,我们应在一开始教授汉字时就有针对性地给日本学生做出强调。而对韩国学生来说,尽管现代韩语完全弃用了汉字,所以他们在汉字上的优势可能不像日本学生那么明显,但他们也是从小接触汉字(比如大多数韩国人都有汉字姓名),因此对汉字有一定认知。这种对于汉字的熟悉无疑会给他们学习汉语提供极大便利。

### 3.2.2 近形异义词

第二类,近形异义词是指一部分由中国传入的汉字词在日韩语中的语义范围和使用习惯同现代汉语已存在差异。根据具体情况又可分为完全异义和语意范围不同。近形完全异义的情况相对较少,比如“约束(約束)”这个词在汉语中是限制、管束的意思(在古代汉语里曾有盟约的意思),但在日韩语里却是约定、约会的意思。再比如“新闻(新聞)”一词在汉语中是指媒

体所报道的新近发生事件的各种信息,但在日韩语里是报纸的意思。这些词因为意思完全不同,学生在一开始接触时就会发觉其与母语中的汉字的语意不同。并且因为有惊讶等心理因素影响,对于这些不同的记忆会比较深刻,所以一般不会引起太明显的负迁移。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些汉字词看似跟汉语词意思完全不同,但它们本身的涵义并未完全背离单个汉字所具有的意涵。比如说日韩语中“約束”一词所具有的约定、约会的意思都还是跟“约”与“束”两字紧密相关。而日韩语中“新聞”指涉报纸更是跟汉语中“新闻”一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总体上来说,学生在记忆这些词时,他们的母语都能产生积极的正面迁移,一般不会产生太大的困难。

相对的,第二类中近形语意范围却不同的汉字词情况就比较复杂。由于这些词词形相近,意义也部分相同,但在用法、褒贬、语体等方面有所差异,所以学习者如不加留意,容易误用,产生负迁移。细分这些语意范围不同的汉字词,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汉语意义范围大于日/韩语和日/韩语意义范围大于汉语这两小类。第一小类,比方说汉字词“等”,在汉语里有等待、等级、列举未尽的意思,但在日韩语里只有等级、列举未尽的意思,而没有“等待”这个动词的用法。第二小类,比如在日韩语中的“試験”一词保留了古汉语中“考试”的意思,而在现代汉语中,“试验”已没有这个义项。另外还有一些语体色彩的细微差异引起的语意不同。比如韩语中的“自負”是自豪的意思,是一个褒义词,和汉语中表示自以为是的带有贬义的“自负”有差别。汉语和日韩语的词汇系统中存在的这些形近意义相似但又并不完全相同的字词,使得日韩学生在学习汉语词汇时有时也会受到干扰。如果他们对这些词的区别未加留意,就容易望文生义,产生偏误,影响正确的理解和表达。因此,在遇到此类相似但又有不同的词汇时,教师应仔细对比分析,让学生勿以母语词汇为标准想当然地推断汉语词汇的意义。由于类似偏误的发生随机性很高,除了教师的解释和介绍,还需要让学生多造句,以便及时发现和纠正偏误。

### 3.2.3 异形同义词

最后一类,异形同义词是指日韩语中同汉语词形不同词义基本相同的汉字词。这类型中比较常见的是日韩语中有一些用汉字自创的、汉语中并不存在的词汇。比如日语中的“映画”和韩语中的“映畫”相当于汉语中的“电影”一词,是根据汉字“映”和“画”的意思组合创造出来的新词。再比如“家内”在日语中是妻子的意思,而“内外”在韩语中则有夫妇的意思,这些都是在古汉语中“内人”和“外子”的称谓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词。因此,在充分发挥日韩学生在学习汉语词汇上的巨大优势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这些不同。需要教师及时予以强调,帮助学生提高词汇使用的正确率,避免发生负迁移。

与词汇迁移相关的还有汉语中量词的学习。对于很多外国学生来说,量词是个全新的概念,是他们学习中的一大难点。因为在英语中,数词直接修饰名词,所以很多外国学生常会犯比如把“一本书”说成“一书”这样的错误。而日韩语里本身也有量词,所以日韩学生很容易掌握量词的概念。并且,日韩语里的量词往往和汉语中类似的量词意义相近或语法功能相同,例如表六中所列这些。这些相同或相似对日韩学生学习汉语量词有很大帮助。但要注意的是,日韩语中的量词并不像汉语这样一定要出现,所以在对日韩学生讲授量词时还应从汉语与日韩语中量词的使用特点出发,着重强调汉语中量词的必需性。

表 6. 中日韩语量词对应示例表

中	一台	一双	一册/卷
日	一台(いちだい)	一双(いつそう)	一册(いつさつ)
韩	한대	한쌍	한권

## 3.3 句法迁移

从句法上看,汉语和英语的基本句型类似,都是主谓宾结构(S+V+O),而日语和韩语则是主宾谓结构(S+O+V)。但是这个基本结构的不同,实际上并没有给北美的日韩学生带来太大的学习困难。这应该与他们的第二语言(英语)的正迁移有关。因为北美的日韩学生在学英语的过程中就已充分掌握了“主谓宾”这个基本句型结构,那么他们再学汉语时,一般就不会犯把“我吃饭”说成“我饭吃”这种类型的错误。而另一方面,尽管英语句法帮他们解决了主谓宾基本结构的问题,但英语句法的其他一些规则和特征却也会对日韩学生学习汉语形成负迁移。比如说英语中会使用大量的定语从句等句式,而汉语中则没有类似的句式,很多日韩学生就常会出现语序错误的问题。比如他们会写出“我做饭按照妈妈的食谱”这样的句子。这明显是受了英语的干扰,因为在他们的母语中,其实和汉语一样,状语也是放在谓语前面的。如表七所示,我们会发现虽然汉语句子和日语/韩语句子的宾语摆放位置不同,但是从“按照妈妈的食谱”这个用来修饰主句动词的状语从句在整句话的位置上来看,其实中日韩语的句法结构更为类似。

表 7. 中日韩语语法结构对应示例表

日	私	は	母	の	レシピ	に	従って	料理	を	する。
韩	나	는	엄마	의	레시피	에	따라	요리	를	하다。
中	我		妈妈	的	食谱		按照	饭		做。
中(全句通译)	我		按照妈妈的食谱					做饭。		

之所以英语句式会对日韩学生学汉语产生这样明显的负迁移,可能是因为针对日韩学生的汉语教学在初期过分强调汉语的基本语序是“主谓宾”,和日韩语的“主宾谓”相反,而和英语一致。这就很容易让学习者误认为汉语的语序和英语完全一致。而事实上,从上例可见,在如何放置修饰性的词语和从句方面,现代汉语和日韩语更为相近,都是中心语居后结构,和英文中的中心语居前的习惯不太相同。所以在这方面需要更积极地引导日韩学生从他们的母语出发加以理解。在他们汉语学习的初级阶段就告诉学习者“在汉语中表示时间、地点、范围、方式、类比、否定、程度的词或短语的出现顺序和英语不同”,而跟日语和韩语基本一致(张轶欧, 2015: 93)。在具体教学时,教师可以运用日期和地址的写法为例来强化和加深日韩学生的印象。以日期为例,汉语中“2022年9月1日”这一表达其实是由“2022年的第九个月的第一天”这个短语发展而来,和英文中的属格表达“September 1st of the year 2022”并不相同,而和日韩语完全相同。因为受这个语法现象的影响,我们会看到日韩语里在表达日期和地址时,也和汉语一样遵循从大到小的规律。通过这样简单易记的例子,就能让日韩学生迅速领会汉语语法和日韩语语法间的相通之处。

由上可见,北美的日韩学生已有的双语背景虽然可能形成双重负迁移,但如能灵活加以指导和运用,也可以反过来变成双重正迁移,成为他们的绝对优势。比如,在教动词带双宾语时(例如:她教我中文),因为日韩语里的动词一般不能带双宾语,但英文中有动词双宾语结构(She teaches me Chinese),那么就可以告诉学生汉语中的双宾语现象和英语基本一致,方便他们迅速理解和接受汉语中的双宾语用法。相对的,比如在教“给...打电话/打电话给...”时(例如:我打电话给妈妈),则可以告诉日韩学生汉语在引出动作的指示对象时,跟英文(I call my mom)不同,一般需要在指示对象前加介词,如表八所示,这和日韩语是类似的。

表 8. 中日韩语指示对象前介词应用示例表

日	私	は	母	に	電話	を	する。
韩	나	는	엄마	에게	전화	를	하다。
中	我		妈妈	给	电话		打。
中 (全句通译)	我		给妈妈打电话。				

### 3.4 文化迁移

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其实也是学习一种新的文化。当目的语所承载的文化和学生本身的母语文化差异较大时,就会对学生的产生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母语文化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等会影响学生用目的语交际时的措辞和行为,所以这种文化的不同在客观上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另一方面,从心理层面来说,学生也会因为面对完全陌生的文化而对语言学习产生畏难情绪,从而影响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因为历史上中日韩三国长达千年之久的文化交流,从文化背景上来说,东亚三国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日韩学生在学习汉语时一般也能迅速联想起自己的传统文化习俗中与中国文化相通的部分,所以他们不但很容易理解和接受教学中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而且对反映汉文化习俗、精神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词语和语用有较强的理解力和融会贯通的能力,并能在用汉语交际过程中自觉遵守。比方说,中国文化中姓在前名在后这一取名规则,以及上文提及的地址和日期的表达等,这些语言方式的相通其实本质上是使用者对事物的认知倾向的相通,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教师应该善于利用这种文化上的相通,比如通过简单介绍一些中国文化对东亚其他地区的影响,鼓励学生能更积极主动地发掘母语文化和中国文化间的相通之处,从而促进正迁移,拉近学习者与目的语的心理距离。当然,各民族间也存在各种社会文化理念的差异,从而会形成不同的语言习性。为了避免因这些文化理念不同而造成母语负迁移现象的产生,教师就需要适时地提醒日韩学生,不同语言习性所可能导致的语言中所伴随的文化意涵的差异。

## 4 结语

语言迁移是否发生与母语(或已习得二语)和目的语间的距离有关。这种距离不单单是一种语言现象——即两种语言间的客观异同,更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即学习者自己所认为的母语(或已习得二语)与目的语间的差异程度。所以,并不是说两种语言的相同之处就必然会出现正迁移,不同之处就一定会出现负迁移。比如说,有时候母语与目的语之间在某一规则明明很相似,但学生却无法利用两种语言间的相似性来帮助自己学习目的语。这是因为学习者对母语和目的语间距离的心理感觉和实际语言距离并没有特定的联系(Kellerman, 1977; Odlin, 1989)。换言之,只有当学习者自己相信可以用母语(或已习得二语)来推测目的语特征时,他们才会选择将熟悉的语言知识迁移到新的语言学习中去。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让学生正确了解语言中的正负迁移现象,并加强对学生对比分析能力的培养,鼓励他们用自己熟知的语言来分析语言现象,思考语言问题。让他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更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母语(或已习得二语)与汉语进行对比,分析两种语言的异同,从而有效利用正迁移,借助他们的母语或已习得语的优势来学习汉语。同时,也需要让学生了解,既然语言迁移在二语习得中是必然现象,那么在语言迁移过程中犯错在所难免。所以我们对待负迁移,不能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而应认真分析偏误产生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从而在以后的学习中克服此类负迁移。

因为大多数学生对语言迁移现象并没有系统的了解,所以教师的教学方法就会极大地影响汉语学习者发生怎样的语言迁移现象。通过上文对日韩学生的语言迁移现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北美日韩学生的双语背景会对他们学习汉语产生巨大影响。针对他们的这些特点,我们在汉语教学时就应该充分考虑日韩学生的这种双语能力以及他们对汉语的掌握程度和学习兴趣,来相应地调整教学策略。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我们应积极运用语言对比研究的成果,帮助学生认识其母语和目的语的异同,从而指导学生利用这些异同进行学习,以期事半功倍。比如,在教授词汇时可以充分利用日韩语中汉字词的正迁移,帮助学生迅速掌握大量汉语词汇。即使其中有一些同形异义的干扰词汇,这些偏误也很容易纠正,只需稍加强调,学生就能领会,不会让他们产生挫败感。而对于容易引起负迁移的方面,则要加大语料输入,营造真实的语言环境,来帮助学生了解相似表达的细微区别,从而弱化负迁移的作用,使得目的语能自然而然地被学生接受和掌握。与此同时,教师也应该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科学系统地总结语言迁移的经验与知识。例如总结常见负迁移带来的偏误,探究其形成动因等,从而力求时刻更新知识系统,活学活用,帮助学生更有效地学习汉语。

## 注释

1. 越南作为另一个受汉文化影响极大的国家,其学生在学习汉语时也有类似日韩学生的特殊性,但不在此文论述。
2. 比起普通话来,受古汉语影响的日韩语发音和一些同样保留古汉语发音特征的方言类似度更高。
3. 表二中少数声母的发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完全一致,但这样的细微差别可以基本忽略。
4. 部分数字和方位词在日韩语里也有本土的一套区别于汉语的发音。
5. 在确定哪些汉语字词跟日、韩语有对应关系时,可参照日韩两国的语源辞典以及一些专门对日、韩语中汉字词做研究的论著。国内也有一些基于HSK词汇探讨日、韩语汉字词的论文。另外,有诸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日研中心的中日对译语料库等语料库资源可供参考。
6. 部分中、日、韩语间的共通汉字词是近代以来由日本借用汉字造词(或直接借用古汉语词)后进而被汉语和韩语吸收。这部分词多与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相关。
7. 有些日韩汉字词虽同汉语词同形近义,但词性有所不同。较为常见的是汉语中的一些动词和形容词在日韩语中被作为名词使用。

## 参考文献

- Kellerman, E. (1977). Towards a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strategies of transfer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Interlanguage Studies Bulletin*, 2(1), 58-145.
- Lado, R. (1957).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teacher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enneberg, E. H. (1967).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John Wiley and Sons.
- Odlin, T. (1989). *Language transf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elinker, L. (1972). Interlangua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10(3), 209-231.
- 丛慧君、杨雅涵、李茹、李尚莹(2021) 双外语与单外语学习中正负迁移程度对比的实证研究,《现代教育论坛》, 4(1): 37-39.
- 侯民吉(2011) 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对比分析、错误分析和中介语理论,《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2(3): 159-162.

- 阚枫茹(2015)新HSK五级词汇汉日同形词的对比分析,安徽大学硕士论文。
- 李庸周(1974)《韓國漢字語에 관한研究》,三英社。
- 刘妍、贾梦溪(2016)韩语汉字词与对韩汉语词汇教学, *Proceedings of the 3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960-963。
- 奇化龙(2000)中韩同形词正负迁移初探,《汉语学习》,1:46-50。
- 施建军(2016)日语中汉字词汇的使用现状及其历史变迁——以日本现代和明治大正时期的报纸杂志为对象,《对外传播》,10:58-60。
- 许雪华(2014)日中同形語の量的分析,《或問》,26:113-122。
- 俞红(2011)韩国留学生学习汉语词汇过程中的母语迁移现象分析,《语言研究》,16:148&151。
- 张轶欧(2015)日本大学生汉语学习语法实例偏误分析——以初级学习阶段为中心,《外国語教育フォーラム》,14:91-105。
- 张云(2015)对外汉语量词教学浅述, *Jurnal Bahasa dan Budaya China*, 6(2):108-116。

投稿:2022年5月1日;接受:2022年8月26日;出版:2022年12月30日

## 作者简介

王璟,加拿大戴尔豪斯大学中国研究系助理教授,在大学教授汉语、日语、以及中、日文学。

## **Strategies of Teaching Chinese to Japanese and Korean Students in North America**

**Jing Wang**

Dalhousie University, Canada

###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strategies for teach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to Japanese/Korean L1 learners in North America. Compared to European language L1 learners, Japanese and Korean L1 students have a unique set of advantages in learning Chinese not onl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classical Chinese on Japanese and Korean writing systems but also their bilingual background. Both their native language (Japanese/Korean) and second language (English) are among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ir acquisition of Chines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maximize these students' existing language knowledge for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First, employing the language transfer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a contras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 learners' L1 (Korean/Japanese) or L2 (English)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Chinese)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for developing effective 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 By comparing the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East Asian languages in question, this paper then examine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transfer of the Japanese/Korean L1 learners' native language and L2 (English) o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in such aspects as pronunciation, vocabulary, and grammar.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it reveals that the adopt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 not only int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words to the Japanese and Korean languages, but also impacted the native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languages, which facilitated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for native speakers of Japanese and Korean languages. Meanwhil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the learners' L1 (Japanese/Korean) as well as L2 (English) also pose special challenge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suggestions for more effective Chinese teaching/learning methods based 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language transfer so as to maximize positive transfer and minimize negative transfer.

### **Keywords**

Language transfer, Japanese, Korean, L1, teaching methods

*Jing Wang*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Chinese Studies Program at Dalhousie University, teaching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